

对大熊猫古名问题的思考(上)

何芬奇^① 孙前^②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是大自然以最为简洁的黑白两色所创造出的精灵的至美形象,大熊猫是那些深爱野生动物的人们的宠儿、更是全世界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事业的标志与象征。

在参与协助申报大熊猫世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我们有幸接触到有关大熊猫的著作和文献,并注意到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有关大熊猫的著作中,经常会提及在中国古籍中所出现的据信是对大熊猫的某些记述,所引证的古籍由先秦直至清代,借以推断大熊猫在中国数千年有文字记载可考的历史中对其描述延绵不绝。我们还注意到,那些被引用的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多是些简单的文字描述,纵使偶尔或有附图,却又与大熊猫的基本形象相去甚远。

通过查阅考古学领域的资料,尽管在个别考古发掘中曾有过对大熊猫骸骨的记述,譬如1984年对陕西西安附近白鹿原汉文帝之母薄太后(薄姬)陵

墓的考古发现。但是,在迄今所发现和报道的出土和或传承的古代器皿、饰物、雕刻、绘画、铭文等等文化载体中,无论是陶制的、石制的、玉制的、青铜制的、铜制的、铁制的、木制的、竹制的、乃至丝织品和纸帛,却一直未能有与大熊猫或大熊猫形态特征基本相像的考古发现和相应考证出现。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于2008年在《动物分类学报》第33卷第4期上曾撰文,对在中国古籍中所出现的诸如“騶虞”、“貔”、“貔貅”、“猛豹”、“白豹”等等记述被认为是指大熊猫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对一些古籍与近些年来对大熊猫古名提法的相关性做了进一步考证。

先古时期,我们的先民们曾长期营渔猎生活,广泛接触过大量野生动物,那么,他们是否有能力将他们所见到过的、于日常生活中熟稔的那些野生动物的形象以某种方式准确而传神地记录下来呢?答案非常之肯定。这里,不妨从考古发现中试举几



错金银云纹犀尊

例。

其一 错金银云纹犀尊

战国晚期青铜制品 ;高 341 毫米 ,长 581 毫米 ;1963 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二 阳陵虎符

秦代铜质兵符 ;长 89 毫米 ,宽 21 毫米 ;传山东临城出土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其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阳陵守将的铜质兵符 ,伏虎形 ,有左右两半 ,为调兵凭证。虎符背部错金篆书铭文为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

其三 牛虎铜俎

西汉时期铜制品 ;高 430 毫米 ,长 760 毫米 ;1972 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现藏云南省博物馆。

其四 对鸟镜 [或称双鹤镜更好——本文作者谄议]

唐代铜镜

以上图文引自《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上、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马自树主编。

上述几件古人以动物为题材的器皿作品虽年代各异,上下相差千年以上,但做工之精美,形象之逼真,着实令人叹服!尤其是那尊错金银云纹犀尊,忠实而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双角犀的形象。而细细端详铜镜背面那两只作起舞状的仙鹤,制工将鹤类基本形态特征与习性表现得惟妙惟肖。

相比之下,那些从古籍中摘录下来的据信是大熊猫的某种动物的绘图或绣像,却委



阳陵虎符



牛虎铜俎



对鸟镜



宋代的大熊猫形象(獬)

宋本《尔雅音图》中诠释大熊猫：“獬(音陌),白豹(似熊)。小头,厚脚,黑白驳。能舔食铜铁及竹。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獬。”但所配“獬白豹”图,却似唐代白居易描述的形象(象鼻、犀目、牛尾、虎足),更似《东周列国志》中“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似虎,其发如豺,其鬣似野猪,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文黑白斑驳”的描述。



宋代的大熊猫形象(貔)

宋本《尔雅音图》中诠释大熊猫：“貔(音昆),白狐。其子,穀(一名执夷,虎豹之属。穀,音谷)”。而所配的图,更近似豹,这大概是根据前人“虎”与“豹”形象诠释的神似之作。因为,《诗经》有“猷其貔皮”;《尚书》曰:“如虎如貔”;东汉《说文解字》解:“貔,豹属”;晋郭璞:“貔赞曰:‘《书》称猛士,如虎如貔。貔盖豹属。亦曰执夷,白狐之子。自是而非’。”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大熊猫形象(猛豹)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行的“猛豹”,尽管注有:“南山有兽,名曰猛豹。似熊而毛彩光泽,其食铜铁。”但我们看到的“猛豹”,则似一只长尾巴兔子。这大约是依据《尔雅翼》(王子年《拾遗记》曰:崑吾山有兽,大如兔,毛色如金,雌者如银,食丹石、铜铁。昔吴国武库,兵铁食尽。检库穴,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乃铸胆肾以为剑,雄号干将,雌号莫邪。……此二兽大小与獬异,而其劲健。盖亦獬之类)而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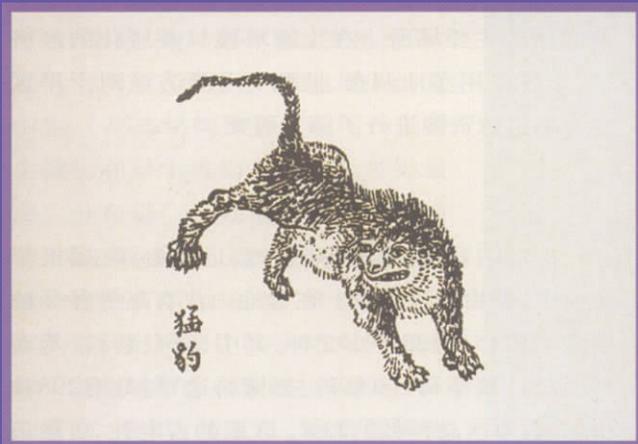
明弘治年间的大熊猫形象(貔)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身怀绝技的宫廷画师彩绘的“貔”。他们大概根据文字记载与经验揣摩,在沿袭“象鼻、犀目、牛尾、虎足”描述的基础上,又增加“身黄黑色”。如果再将此“貔”的耳朵绘制得大些,就更像是“亚洲象”,而不是“大熊猫”了。



明万历年间的大熊猫形象(驺虞)

“驺虞”是大熊猫的别称之一。明万历年间《三才图会》中所画的驺虞更像虎,估计是受到前人记述的影响。《诗经》中有“驺虞”记载;《毛传》解说:“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山海经》描述:“驺虞,如虎,五色具一,白毛长于身”。陆玑(三国·吴)《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解释:驺虞即白虎也;文(纹)异,尾长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则见也。故被称为“仁兽”。



清光绪年间的大熊猫形象(猛豹)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绘制的“猛豹”,更像是一只凶猛的黑豹。我们可以从《神异经》记载中(南方有兽,解、足大小如水牛,毛黑如漆,食铁,饮水。其粪可为兵器,其利如刚,名嗜铁,或即此)看到该画师绘制的依据,确有猛兽的神似形象。

实难于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熊猫的形象联系起来。

本页和前页上的图像与文字摘录自一些有关大熊猫的著作。读者不妨自行去做评判。

平心而论,以大熊猫的雍容体态和简洁明快的毛色,匠人们若是有意将它那憨态可掬的形象用以去塑造某种器物,应当不是件太难的事情,至少要比去翻模铸造那尊犀形尊容易一些,最起码也会把它塑造为熊的形象,但前提是,匠人们必须得有机会亲自仔细观察过活体大熊猫,又或至少是手边有无论任何形式的借鉴物作为参照模本。

看来推崇中国古籍中曾出现过对大熊猫的记载的人也觉得那些图像有点过于离谱,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话:古人绘制的怪诞的“大熊猫”的形象,反映出这些画师并无缘观察自然界中栖息的大熊猫,而只是根据前人并未考证确切的只言片语以及讹传的形象再创作的结果,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与大熊猫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形象,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古人心目中神奇的“食铁兽”。

可问题是,为何非要将传说中的“食铁兽”认定是大熊猫呢?!

我们曾就为何在出土和/或传承的古代器皿、饰物、雕刻、绘画、铭文等等文化载体上一直不见有发现和报道出现大熊猫形象这一问题,与一生钟爱并多次指挥在野外救护和精心管护过伤病大熊猫的原四川省宝兴县林业局局长崔学振先生做过一番探讨。崔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对大熊猫即使是偶有捕获,恐怕也从未被较长时间地圈养过,以致在历代的绝大多数古籍中,连大熊猫体态似熊这一最基本的特征都未能得到直观描述,更何言薪火传承。

于是,是否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历代文物上种种动物形象的再现与大熊猫形象的缺失的这一史实,究其原因,非历代能工巧匠所不愿为、不能为,实是他们不知据何而为之也。

我们觉得,以这样一种态度去审视那些出现于古籍中的文字描述,会更为公允、客观。

(作者单位: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②四川省旅游局)